

三、「復生」—灰燈籠音樂影像

灰燈籠的影像發想概念是在觀看由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所拍攝的系列影集《十誡》後，對於其中關於生命無常與命運的作弄，以自身重新詮釋後所抒發出來的回應作品。在灰白色調的重複鏡頭下，昆蟲與靜物無規律的擺動，埋葬在沙礫中又死而復生。

【灰燈籠】

昨天夜裡有個女孩 把我的房門推開
用著她那雙深紅色的手腕
她的笑容依然燦爛 我卻脆弱不堪
逃不開 我的心 被妳燒成焦黑腐蝕硬塊
而妳卻只是轉身離開

我不管 就算灰色的燈籠將一切覆蓋
天空落下塵埃
我的愛 依然站在同樣的地方靜靜等待
讓自己安靜的被掩埋

妳的笑容依然燦爛 妳的溫柔摧殘
怎麼辦 我的心 被妳親手一層層的撕開
而我卻還是沒有答案

我不管 就算灰色的燈籠將一切覆蓋
天空落下塵埃
我的愛 依然站在同樣的地方靜靜等待
讓自己安靜的被掩埋

昆蟲屍體，呆滯鳥兒，週而復始，萬象更新的盼望等待。搭配音樂意境，籠罩著的灰色氣息，掙扎欲逃的昆蟲們，宛如是伊甸園裡的籠中食餌，魔術師給予停滯的牌色，螳螂猙獰，渺小蒼蠅。驚慌失措的逃避，懷了果蠅的小孩。鐵鍊限制住了飛翔，瓢蟲無地自容。伊甸園裡的靜謐等候，盼望新生，停止這灰色燈籠的無情降落。

深紅色手腕的小女孩，連身衣裳輕輕的、緩緩的推開房門，逃不開的是往日的容顏，像是氣體般冉冉上升，幾乎是沒有速度的飛起與墜落，落下的是一片片細微的砂礫，無重量的癱瘓，清飄飄的隨風牽引。

懊悔與自責，回憶與夢境，相互交織纏繞，心像是倦了般不再激起漣漪，脆弱不堪。淚水，在那哀慟絲柏下，駕馭住整個人。鳴鐘敲響，喚醒靜謐，等待的是無力掩埋，擁有的是凝視靜默。和現實開了個小玩笑，空氣中佈滿了灰色陰霾。搖頭晃腦的小丑，闖進了回憶裡面，怪誕離奇的崩解了現實，混淆了順序。

光鮮亮麗的魔術師，花言巧語的編織了一個充滿謊言的灰色夢境。冒著煙的房間，著了火的窗簾，在何處墜落？散發黑色芳香。散溢灰色氣息，額頭滿是騷動風暴，反覆到入眠，張開荒蕪大門。

花已凋謝，人事已非，焦黑的腐蝕硬塊，諷刺的遙望著誰的燦爛？事過境遷，淚水擁抱雨滴，落日親吻河川。孤傲的山嶺上，羚羊追趕烏雲，恐懼結伴傷害。從前笑容那樣的深刻、清晰透徹，極其紛亂的腳步中，無力拖行那灰色

燈籠的沉重。轉身離開的惆悵，向上帝懇求模糊的記憶，患難人永恆推動著的波濤上，無數個夜晚，不再緬懷提燈。

攀爬燈塔的頂端，夜島安靜的睡著，夢在自殘，脫韁似的失控。
撫摸暈眩的燭光，親吻孤島的羽翼，心在漂游，疲倦了的軀殼。
捲入灰暗的冷露，籠罩月島的孤寂，痛在痊癒，枯竭般的等待。
緩慢祈禱的盼望，焚燒醉島的聲音，何謂燦爛，墜落灰色燈籠。

門輕輕的開了，一絲絲微弱光線羞澀竄入回憶，任性的不管，孩子般的倔強。天空落下片片塵埃，覆蓋了整個傷感，哭和笑在一瞬間變的難已辨識，灰色燈籠降下那未知的答案，河川上靜謐坐著背棄冷淡，讓自己安靜的被掩埋。鳴鐘又再次響起，喚醒這潭泥之地。

溫柔摧殘在眉宇之間，怎麼辦？氣體洩氣般的貧乏消散，笑容驅使下的純潔等待。赤裸裸的被層層撕開，失去了香氣，放棄了找尋。在這裡我們破衣行走，我們擁抱，我們過著幽閉的生活。面孔依然是默默無聲，肉體和心靈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放棄將是可怕的，失望將是無限的。我們在陋室行走，給寒冰凍紅的赤落肩膀，奢侈拖曳在這記憶碎塊裡，污穢、揉曲、退色、不堪入目。要求憐憫的虛弱，溶解細小的聲音，暴露那血淋淋的創傷，倦怠在兩唇之上，陷入鐘聲鳴響的永恆睡眠。

成千上萬的盤旋著，迷人暮色消失在雲霧中，無法遁逃的叢林裡，飛過嘲笑的黑鳥。以灰色為帳幕，招喚山丘和拱橋，招喚暗影為簾幔，與此安息。灰暗的鏡子，與耀眼的薔薇色日輪爭艷，遠遠的在寬恕之外，全然的冷漠、陰鬱、退縮。沒有倒影沒有源頭的灰色水面，鳥翼拍落柳樹的花粉，蘆葦花枯萎。小舟依然不動，它的鏈錨是卡在無岸水域深處，或是某個泥沼中？

平凡的依戀，無力降下的灰色燈籠，像傾城之戀般回蕩長存，同妳一樣，我憔悴萎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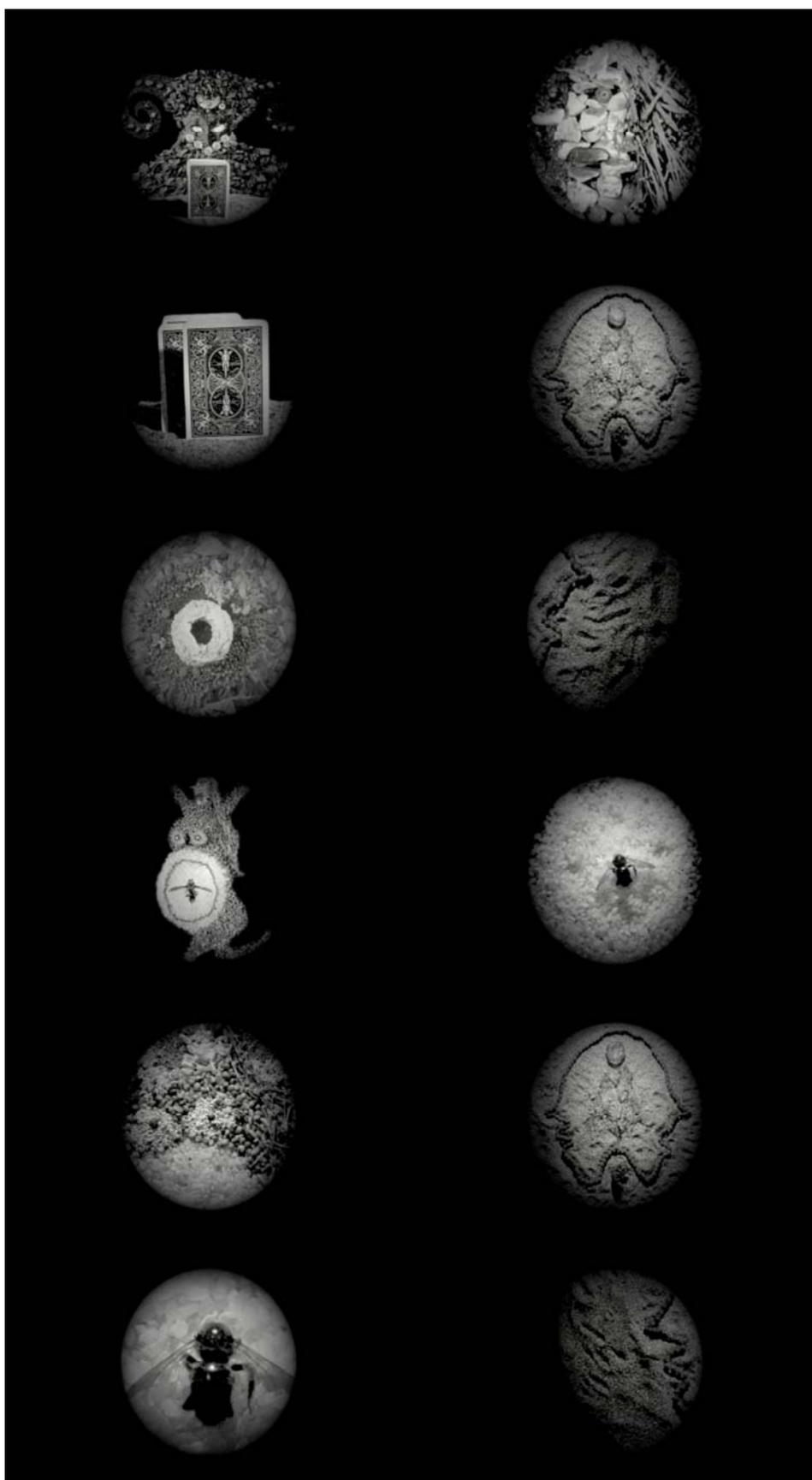


圖 4-21 灰燈籠影片片段，2006